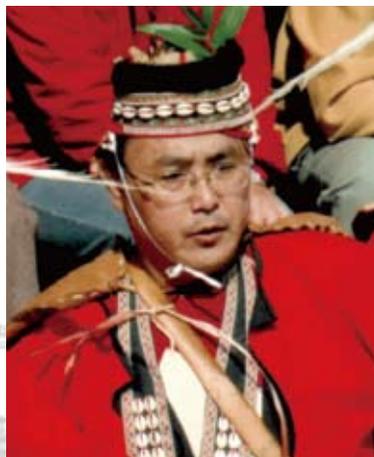


沈潛於青山綠水的內斂鄒族作家

文／鄭雅雯 公共服務組

鄒（曹）族，主要分布於嘉義縣阿里山鄉青山綠水間的8個部落：來吉、里佳、樂野附屬於大社特富野；新美、茶山、山美附屬於達邦社。部分亦居住於南投縣信義鄉、高雄市桃源區、那瑪夏區，目前總人口約近7千人。部落以男子會所「庫巴」為核心，維繫緊密的父系氏族社會關係，及大、小社分脈聯合之政治性組織。每逢歲時祭儀，小米收成祭（homeyaya）及戰祭（mayasvi）往往全族動員，眾聲傳唱著祖先的歌謠。

阿里山除了知名的日出雲海、山林鐵道，盛產茶葉咖啡、山葵愛玉，乃至俊男美女的鄒族印象外，筆者亦是近年才有機會真正親近幾個部落。一早前輩領著我們在其家鄉特富野散步導覽，才沒幾步路，便被路旁人家升著火堆的獵人們「攔截」，幸運地分享他們昨夜扛下山的獵物，輪著徒手抓起盤中上溫熱的鮮紅臟器切片綴著少許鹽晶，配著「適當的」飲料，開展他們山林間的近況報告以及狩獵趣事。極近距離參與他們，個個真如那「史上最高曝光率」的鄒族勇士般，風趣中不失沈穩，氣概間不失溫柔，壯悍貌不掩俊美。



照片提供／浦忠成

堅毅不撓的評論作家 浦忠成

原名巴蘇亞·博依哲努，1957年生於特富野部落。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現任考試委員，歷任師大附中教師、花蓮師院副教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政務副主委、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等職。為台灣原住民族學者中第一位本土博士，專長原住民族神話研究、民間文學研究等。

去過他老家的友人們，總是非常讚嘆，自那樣蜿蜒深山裡，曲折漫長的碎石子路底一戶偏僻小農

家，竟能孕育出一家五兄弟全是優秀的公務員。從作為領頭大哥浦教授的精進模範，顯見他們努力更甚他人，各守其分地務實打拼外，及至今日依然時常返回老家相聚，家人間的情感支持全不著痕跡地穿梭在山林原味熱鬧餐席間；補充了身心能量，也分享彼此在都市叢林的收穫與看法……。

早年同屬文藝青年的浦忠成曾以散文創作，參與淡江五虎崗文學獎、明道全國學生文學獎等，皆有佳績。在1988年文建會主辦的文學獎，更以〈嗚咽的曾文溪〉獲得第一屆生態文學暨報導獎首獎，從鄒族人的觀點描述曾文溪幾十年來受到創傷的作

品。於此暫劃下他文學創作的休止符，轉進原住民神話與文學的學術研究長程計畫。

從碩士學位論文開始，由中文轉進民間文學範疇，頻繁地回歸部落進行田野採集；期間他逐漸從歐美人類學家的理論與研究方法，領略到文學與文化間的本質關係；相對於中國文學的士紳階級局限，他認為原住民的口傳文化更貼近於生活，舉凡歌謠、故事等俯仰間無不是文學文本。在原鄉部落因現代化逐漸崩解的同時，承載於部落耆老的「口傳文學」傳續型態顯得岌岌可危，因而展開各族群的調查保存，進行文字化乃至數位化是一個迫切的需求；於是藉由他個人逐年的研究計畫，陸續積累各族群的口傳資料，並在神話與部落敘事間提煉文化意涵與詮釋。

近十多年來，即使教職之外工作職務、角色轉換，仍以其核心專業陪伴、支持、壅植著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從編撰《台灣鄒族語典》（1994）到《被遺忘的聖域》（2007），乃至《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2009）幾是整合其歷來研究成果，嚴謹而系統地介紹台灣原住民從口傳到書面化的文學發展歷史，並一一評析曾獲獎與出版的原住民作家作品，不啻為台灣原住民劃時代的鉅著與見證。在在彷彿如鄒族前人於山林間開拓的堅毅，靜默勤奮地工作，內斂低調的善盡本分；而除了致力鄒族文化復振工作外，他亦不斷書寫、論述各項原住民社會重要議題，如生態保育、教育文化、法律自治等等主體建構觀點。

總覺得在部落裡見到的浦教授，與山下總似嚴肅的神情十分不同；深谷綠樹包圍的場景，他眼神裡才有閃爍而頑皮的微光，開懷回憶兒時兄弟們的種

種糗事；微醺時的談話神情有諸多對家人溫暖柔細的牽掛。這些恐怕是在眾多「嚴肅理性」的學術著作裡，被刻意隱藏、無從窺見的作家本質。其出版著作尚有《從部落出發：思考原住民族的未來》、《鄒族三兄弟的沉思》、《思考原住民》、《敘述性口傳文學的表述：台灣特富野部落歷史文化的追溯》、《原住民神話與文學》、《庫巴之火——鄒族神話研究》、《台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等。

不只是「美如花」的筆耕者 白茲·牟固那那



照片提供／白茲·牟固那那

漢名劉武香梅，1942年出生於鄒族樂野村（lalauya）。近年認為自己的年紀已長，名字應轉音為「伐依絲」。1965年和四川籍的先生結婚後，離開了部落到都市生活，專心照顧打理家庭。及至年近六十，似乎才有些空閒為自己的興趣著墨；

到新莊社大學習寫作，彷彿那心中醞釀數十年的鄉愁，獲得抒發的出口暢快奔馳。她的課堂習作令授課的老師大為驚豔，鼓舞、催促她投稿，果然一發表即接連告捷。2000年〈木屐〉獲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佳作獎；2001年〈親愛的Ak'i，請您不要生氣〉獲第二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

只要家庭事務外時間允許，白茲總很開心地出席原住民作家們的聚會，在2005年台文館的「原住民跨世代文學座談會」中，她曾羨慕布農族作家多、作品多，可以相互切磋書寫，而且還有新世代跟隨，不那麼孤單。更透露著形於外嫻淑、謙和的她，實有著鄒族馳騁山林的過人敏銳與堅韌生命意志；60歲的她熱衷且積極地學電腦、學開車，恐怕是一般主婦只能望其項背的勤學與勇敢！從她自小受父親無性別寬待的勞動訓練及身為長女必須照料弟妹的家務分攤，冶煉她懂事、勤巧的特質，在〈採割棕籐的季節〉中即能充分認識尚是小學年紀的她，陪伴必須獨立撫養2個小孩的單親二姑媽，入山數日露宿工作；呈顯部落女性之堅強與深遠生計謀略，乃至族人間的互相協力與美好。

我找來三個石頭立起來，把鍋子架上去燒水時，二姑媽已經開始工作了。她在百般磨練中，以毅力練就了永不疲勞的身體。手腳的俐落，完全是在有作不完的工作驅使下訓練出來的。

……另外就是我自小較聽話，喜歡主動當幫手，任何事都可以做上手。……

在她集結的作品集《親愛的Ak'i，請您不要生氣》（2003，女書文化），除了記述她所知道的鄒族傳說故事、祭典儀式，更重要的是她自幼成長中觀察、經驗的傳統部落生活，透過她細膩、素樸卻饒有趣味的描寫，著實補充了堅毅而深具生命力的女性視角與圖像。例如：藉著「墓葬」的相異文化，她向「親愛的Ak'i」（祖父）邊請罪邊敘說著部落受外來政權、社會變遷與文化衝擊，真摯的孺慕之情與家鄉戀慕令人動容。

您對農事的努力，可以從我小時候這山谷兩邊的山林比村裡別人家有更多的物種就可以證明。……甚至您的後代中有人想要賣掉他們所繼承的土地，我都阻止，說這都是Ak'i您披荊斬棘流血流汗所留下來給他們的，一定要珍惜；雖然大都是陡峭的山，但依然是鄒的子孫最能夠依存的地方——在異鄉遊倦了之後。

魂牽夢迴的杜鵑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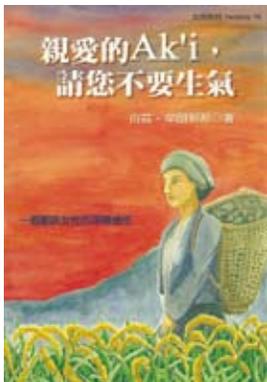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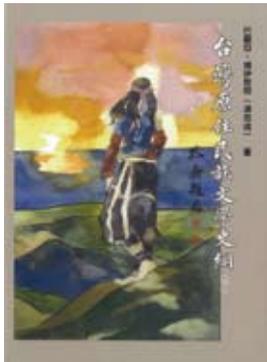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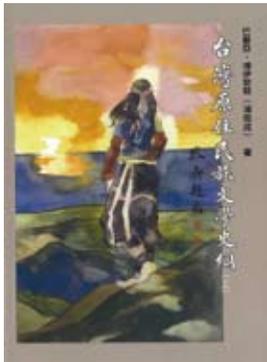
看著不論浦忠成或白茲等鄒族作家，幾經奮鬥迄今卓然立足都市，依然懸念先祖開墾的山林守護，不禁令人想起那50多年前，山地先覺者高一生（1908—1954）那封簡短而感人肺腑的最後遺書¹：

物品讓人取去也無所謂。我的冤情日後必會昭明，……

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魄守護著。

水田不要賣。

——高一生家書節錄



《杜鵑山的回憶》2008年原舞者將高一生及家人的經歷搬上舞台，紀念演出大獲迴響。（圖片提供／原舞者）



《迴夢Lalaku》2011年重新以音樂文學的樂舞展演概念，呈現高一生創作歌謠中的深情大愛。（圖片提供／原舞者）

我們同樣在鄒族作家作品中，看到對故鄉斯人斯土相似的情感神韻。

我離開了杜鵑山，回憶起蒼鬱的橡木林，
心中充滿悲傷與懷念，折散的白雲流向何處？
我又夢見了杜鵑山，隱約看到楓樹林，
心中充滿思念與祝福，藍鶻展翅飛向何處？
杜鵑山就在南方，正是紅葉漫天的時候了吧？
那座令人思念的山林，這時烏鴉也飛回舊巢了吧！

——高一生獄中作品〈杜鵑山〉²，高英傑譯

生於大社特富野的高一生，1930年自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後，即返鄉致力族人教育、生活改善與農業推廣等建設工作不遺餘力，1946年出任嘉義

阿里山鄉第一位鄒族鄉長。其無畏地實踐理想與倡議原住民自治區，以致命喪於二二八事件。富音樂才華的他，至今仍有多首創作歌曲流傳於部落，如〈移民之歌〉、〈離別家園〉等為當時鼓勵族人移往平坦土地開墾；〈杜鵑山〉、〈春之佐保姬〉則為獄中對家人與族人最深情的牽掛。而我們同樣在當代的鄒族作家作品中，看到對故鄉斯人斯土相似的情感神韻；那不時雲霧繚繞、飄渺輕撫過阿里山野，似不掩英勇而溫柔的歌聲，世代低迴傳唱與守護……「水田不要賣」……。

1. 詳《回憶父親的歌：杜鵑山的迴旋曲》，2003，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 杜鵑山，狹義指在高家的土地，La'La'kusu意即滿山遍野的杜鵑花山，即現在頭目居住所在。廣義則指從塔塔加山的鞍部一直延伸到鄒族的生活範圍，即概稱整個鄒族的領域。